

搬運工人郭建翻身記

華南通俗文藝叢書



陳舒著

南方通俗讀物聯合出版社印行

新華書店華南總分店總經售



華南通俗文藝叢書 編輯例言

一 本叢書定名為「華南通俗文藝叢書」。

二 編輯內容以下列為主：表現華南人民生活的通俗小說（短篇、中篇）、劇本、報告、人物志等，一律採用語體文寫作。

三 文字力求簡明通俗，深入淺出，以適合廣大工農兵和鄉村幹部需要。每冊字數一般以二萬左右為度。

四 「華南通俗文藝叢書」以後將陸續出版，視來稿情形決定出版數量的多少，歡迎各文藝工作者和社會團體供給稿件。

目次

一、好容易熬到了解放的今日	(一)
二、工作隊到碼頭來了	(五)
三、「原來真是替我們撐腰的！」	(八)
四、「我是反霸小組主席啊！」	(一三)
五、反霸大會	(一七)
六、肅清「木虱」	(二二)
七、當家作主	(二六)
八、宣判大會	(三〇)
九、斬斷封建的尾巴	(三三)
十、當選了工會主席，多光榮！	(三八)
十一、寫封信給恩人毛主席	(四〇)

一、好容易熬到了解放的今日

搬運工人郭建，今年四十二歲了。日本鬼子打到廣州的第二年，他因為耕田不能維持生活，由台山鄉下來到廣州，開頭只當一個「外圍」（註：碼頭外）搬運工人，解放後才到天益碼頭工作。

這十多年來，他受了不少苦，講起來真是一天一夜講不完。

他第一天來到碼頭上，打算去替自己的同鄉挑行李，誰知腳剛剛踏上「新昌渡」（行駛廣州至他家鄉的輪渡），就給惡霸「豆皮牛」陳錦當頭打了一「竹升」（註：挑東西的粗竹竿），打得他昏倒在跳板上。以後，他就不敢再到碼頭上去，只在碼頭外邊接接生意，有時也到旅館去替僱客搬點行李。但是惡霸都不放鬆他，每逢他講好生意，「豆皮牛」陳錦就來了，一伸手就要他八二分賬——一百元，郭建只得二十元。惡霸陳錦說：「不分給我，你就休想在這裏撈世界。哼，這天下是我打來的。」

有一次，郭建興客人講好了一儼行李，工資是日僞軍票三元，「豆皮牛」陳錦不依，一定要他向客人多索些錢，他不敢，陳錦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用「竹升」打了他十幾下，打得他當場吐血，直到現在，心口還時時作痛呢！就這樣，他動不動捱打，不但受惡霸陳錦欺負，還受陳錦的主要幫兇李同、潘基欺負、勒索。

一九四一年間，他父母與他的一個兒子都在鄉下餓死了，他老婆由鄉下出來，跟着他推「豬籠車」，有日無夜的，辛辛苦苦做工，早晨吃了顧不了晚上，賺來的錢幾乎都給惡霸們剝削清光，



「豆皮牛」陳錦把他打得吐血

後來，「豆皮牛」陳錦不知怎麼竟看上了他的老婆，整天調戲她。郭建心裏有苦說不出，只狠狠地罵了陳錦一回。第二天，他就給陳錦拉到日本鬼的憲兵部去關了兩個月，還受了毒刑。直到那時，他才知道「豆皮牛」陳錦原來又是日本鬼的什麼「情報員」，他憤憤的想：真是壞人當道，還有什麼可說的。

等得他由獄中出來，他老婆已被「豆皮牛」陳錦逼得跳江自殺了。爲着這件事，他哭了幾天，把雙眼都哭腫了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晴天霹靂，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傳到了廣州，他心中真歡喜。國民黨回來以後，聽說要審判漢奸，他就找個寫狀子的人，向法院遞了個狀子，告發陳錦。那知他的狀子沒人理，惡霸陳錦知道了，反而拿着把菜刀要砍他，嚇得他跳水逃走。不久以後，他見惡霸陳錦的腰上又掛上了枝短槍，照樣坐收「乾份」（空額），他這才明白過來：原來世界並沒變，還是壞人當道，天下烏鴉一般黑。

報仇無望，郭建就更加消沉了。日間穿了件破衫褲推「豬籠車」，晚間就睡在騎樓下；冬天蒙上件麻包，風吹雨打，怪淒涼的。

解放後，共產黨來了，有人對郭建說：「共產黨是爲工人撐腰的。」他不相

信，他想：換了幾個「朝代」了，還不是壞人當道，有權有勢的人總是把窮人踩在腳底下的，說來說去，還是自己生辰八字比不上人家。但過了些日子，他漸漸覺得這天下確有點不同，自從搬運工會籌備處宣佈不許把頭剝削工人後，惡霸們便不敢公開到碼頭勒索工資，只偷偷摸摸的向工友要錢、分「乾份」。碼頭也沒有人敢再開賭來騙錢，打人的事就更少了。沒多久，他聽說人民政府抓了陳錦，心裏不禁暗暗地歡喜；但只隔幾個月，人民政府又把陳錦放出來了，據說是寬大他，要讓他勞動改造。那時，郭建心裏想：莫不是又跟從前一樣，陳錦這些壞人又要當道了？後來見陳錦仍舊是做「蛇王」（註：懶漢），大吃懶做的，仍舊要分「乾份」，大家還是一樣怕他，郭建就想：果然不錯，這些壞蛋不知祖上那代風水好，永遠有福享。不久，人民政府舉辦特務分子登記後，「豆皮牛」陳錦又被抓起來了，郭建摸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去年六月，他積了點錢，重娶了一個老婆，想想人民政府、共產黨也還不錯，要是在從前，不說沒有本事再娶個老婆，就是有老婆，也要給惡霸們逼得跳江。

這些日子來，他們兩夫婦都在天益碼頭搬運貨物，馬馬虎虎還可糊口，只是

有時少不免要吃兩餐稀飯。郭建嫂今年四月生了個孩子，家裏生活就更苦些，有時還得向朋友借錢維持，但他總認為比從前繫緊腰帶當吃飽飯的日子要好得多，心裏一點也不埋怨。

二、工作隊到碼頭來了

五月間，市總工會派了個碼頭搬運工作隊到碼頭搞民主改革運動。

工作隊剛來到碼頭，郭建就聽陳錦的爪牙李同說：「共產黨派人來碼頭，是要來考大家對抗美援朝的認識的，考不及格，就不給工做。」沒兩天，他見許多工友都買了本「時事手冊」捧着讀，有的則背誦愛國公約，工作隊的同志召集大家講話，也講抗美援朝的道理，他心裏很有點不滿，想想以前做工，賣力就行，現在當個搬運工人，也非要懂得這許多東西不可，真不知是爲的什麼。他沒有想通這個道理，心裏又害怕沒工做，幸得不久工作隊同志來對大家說：「工作隊來碼頭宣傳抗美援朝，是要加強大家的認識，並不是要考試。」他這才知道自己又

上了一個當。

隨後，工作隊同志向工友們宣佈要在碼頭展開民主改革運動，要幫助大家反惡霸，要鎮壓碼頭上的反革命分子。郭建聽了，有點奇怪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只覺得自己吃了太多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；而且現在生活也比較安定，用不着無事「惹屎上身」（惹麻煩之意）。於是他對反霸、對鎮壓反革命漠不關心，還是有貨抬貨，無貨就上昌記茶樓飲杯茶。

但工作隊的林英同志却找到他家來了。她一來到他家，就與郭建嫂閒談，問問這，問問那，見郭建嫂忙不過來，也幫着洗洗孩子的尿布。郭建見了這情形，不好意思拒絕人家到他家來，況且郭建嫂產後很虛弱，面孔青青的，有人願意幫個忙，她也好緩緩氣。

日子這樣一天兩天的過去，有時郭建也與林英同志談談，但他總不願談過去的生活，怕談了惹起煩惱。

一天下午，林英同志又來他家，對他說：

「工作隊的分隊長黃又明同志想找你談談呢！」

郭建聽了，心裏七上八落的，害怕有什麼壞事發生。第二天，到了約定的時

間，他推說頭痛，跑到泊在碼頭的「新昌渡」船艙裏睡覺去了。這天就這樣躲了過去，黃又明同志沒有來打擾他。過後，黃又明同志還是與林英同志一齊來找了他幾回，他想繼續推說頭痛，又覺得不合情理，只好勉強與黃又明同志談起來了。

經過幾次談話，郭建再不害怕什麼了，覺得工作隊同志都能夠與人親近，而且他們很關心自己的生活，問長問短，自己不該裝聾作啞了。

就這樣，工作隊同志與郭建來往得更加密切，夜裏也來他家坐，與他談天。郭建把許多話都向工作隊同志講了，等得沒話可說時，也談談過去，但他很不放心的問林英同志：「是不是惡霸都要捉起來？捉起來了的會不會再放掉？」

林英同志告訴他：「人民政府不許惡霸繼續作惡，一定要把他們捉起來，捉了就要根據工友大家的意見來處理。」

他覺得這話很有意思，但不知道實在情形如何，於是又問：「好像我們這一帶碼頭的一號惡霸陳錦，人民政府在剛剛解放時，捉了他一回，後來不知怎麼把他放了，去年秋天，又把他捉了，將來不知會不會再放？」

林英同志說：「這就要看看工友大家的意見怎麼樣？如果大家說：他的罪惡

大，不該放，人民政府就不會放他。怕就是怕沒人出來說話，沒人敢告發他的罪行！」

「嗨呀！這傢伙真不知害了多少人，怎會沒有人敢告他呢！」郭建這樣說着，心裏却轉着心事，不知道自己該不該說個清楚。

「就怕沒有這樣的人哩！」林英同志故意對他這樣說，希望他能講出自己被迫害的情形。

這時，郭建真想把自己受迫害的情形告訴林英同志，但話到喉頭又吞回去。沉默了一會，他垂下頭，點起枝煙，不聲不響的抽着。

三、「原來真是替我們撐腰的！」

自那天談話以後，郭建心裏就轉着個念頭，想要吐口冤氣，報十年的仇。工作隊的林英同志對他說：反霸是搬運工人翻身的鬥爭，只要大家團結好，打倒了惡霸，就有好日子過。他想：這話很有道理，就是不知怎麼團結起來打倒惡霸。

一面，他又就心惡霸的爪牙會找他報復，記得解放初期，李同就對碼頭上的工友說過：「國民黨回來，要剝你們的皮！」

他把這些問題都提出來問林英同志，林英同志說：

「惡霸的爪牙要敢報復，他們的罪就更大，公安局不容許他們再橫行霸道的！」

郭建低聲告訴林英道：「李同還藏着枝短槍呢，潘基也有把三角刀，要是他們發起狠來，那是敢殺人的。」

林英同志向他解釋道：「只要你們舉報，公安局就要設法繳了他們的刀、槍。他們要是敢亂動，公安局總不會那麼容易就讓他們殺害工友。你試想想：解放前，惡霸可以隨便殺人，解放後還有這樣的事嗎？」

郭建沉思了一會，還是不放心，睜大了眼睛問：「那麼，國民黨究竟還能打回來嗎？」

林英同志笑笑，反問他道：「國民黨要是有本事打回來，怎麼前年會給解放軍趕走？再說：八百萬的國民黨軍都被消滅了，剩下在台灣那幾十萬七散八落的軍隊夠打麼？特務就常常造謠說國民黨要打回來，結果怎樣？」

給工作隊同志一再啓發，郭建的腦筋活動起來了。想想解放以後的日子確是比解放前強得多，住有房子了，吃也湯湯水水總有一大碗，同時再也不怕給人拉去當「豬仔兵」，這樣的日子，要在從前真是做夢也不敢想。工作隊的同志又告訴他：只要打倒惡霸，將來的日子就要過得更好！他心裏不禁有點熱辣辣的。

還有，自從工作隊來到碼頭，李同、潘基幾個惡霸的大爪牙再不敢收「乾份」錢了，工友們分工資時，照慣例分了「乾份」錢給他們，他們都暗中退回來，說是「不好意思再拿」，這真是從來沒有聽過的。

工作隊同志與工友們開會，問大家有沒有勇氣鬥惡霸？散會後，郭建終於鼓起了勇氣把自己十年來所受的苦都告訴了工作隊同志，並且急躁的問：「要怎麼鬥惡霸？」工作隊同志說：「先要有決心就好辦，我們來碼頭就是全心全意幫助大家翻身的，只要大家有決心，我們就要協助大家一齊來搞。」

直到這時，郭建還懷疑工作隊同志是否真會替工人撐腰，工作隊同志却能信任他，交下了串連工友的任务給他。

他因爲自己受苦受得多，特別知道像自己一樣的人，一開始串連，他就串連了兩個過去也受惡霸壓榨過的工友，一個叫李友，一個叫李昌。他們兩人過去給

惡霸剝削得最厲害，也曾給惡霸們威迫着去打過中山大學的愛國學生，又給抓去當過「豬仔兵」，十多年來沒有抬過頭，一講起惡霸，他們都恨得咬牙切齒的。

郭建很快就串連了他們，又把他們鼓動起來去串連其他的工友。這樣，一個串兩個，兩個串四個，沒多久，就把全碼頭五十多個工友都串連起來了，剩下幾個惡霸爪牙，大家都不串連他們，他們便慌起來。從前當過「文員」（註：原指職員。此處指專理賬目，本身也收「乾份」的）的陳奕，苦口苦臉的來找工作隊同志，想把自己的錯過講個清楚，工作隊同志找郭建跟他談。郭建心裏想：「工作隊同志可信任我哪！」一面又想：「現在可好了，壞人來找我們啦！從前我們有事求他們，他們連眼睛也不朝我們看一看哩！」

郭建見到陳奕時，一時竟不知怎麼說好。許久，他才說：「你既然認錯，就要悔過。」

站在他旁邊的工友却舉起拳頭嚷着：「要他自己講講從前是怎麼欺負我們的？」

素來狡猾的陳奕，以為郭建老實，容易騙過，忙說：「我已經記不清，總之是對你們大家不住，請大家多多包涵。」

郭建一聽陳丕這話，看看他那副滑頭相，心中就起火，氣憤的指着他說：「這樣認錯，你還是不認好。現在讓你回去想想，想清楚了再向我們工友坦白，不坦白，你就別來找我們！」

陳丕羞愧的低下頭走了。工作隊同志都說郭建做得對，郭建心裏却想着：「原來工作隊同志真是替我們撐腰的！」一回到家裏，也不顧郭建嫂在牀邊給小孩餵奶，就興沖沖的說：

「工作隊同志原來真是替我們好人撐腰的，我現在明白啦！」



郭建氣憤的指着陳丕說：「這樣認錯，你還是不認好……」

四、「我是反霸小組主席啊！」

六月下旬，工作隊與市文工團演出了「搬運工人翻身記」（註：此劇爲天津市搬運工人所作），招待搬運工友參觀。郭建也去看了，當他看到胡二（註：劇中人物）全家被惡霸害得貧病交加時，他不禁流下了淚水，也想起了當年自己受欺負的慘景。

看戲回來，他仇恨惡霸更深，碰到林英同志，就問：「我們什麼時候鬥霸？」林英同志說：「要搜集好材料，大家也團結好了才行！」

郭建於是發動工友把惡霸、封建把頭的罪行寫起來，由他交給黃分隊長。

見到黃分隊長時，他又急躁的說：「黃分隊長，我們快點鬥霸吧！」

黃分隊長告訴他：「快啦！多幾天，富元碼頭要先開個鬥霸會，你去看看吧，順便也好學些東西。」

過了幾天，工作隊同志召集碼頭的積極分子開會，說明要成立反霸小組，領

導工友鬥霸。大家選出了郭建、李友、李昌等當反霸委員，還選郭建當主席。開完會，黃分隊長對他說：

「郭建，你現在是反霸小組主席啦！大家選你，你就要擔起這個擔子，帶領大家鬥倒惡霸，可不要丟人！」

郭建覺得這話很親切，就是不知道怎麼當個反霸小組主席，黃分隊長走後，他一把拉住林英同志和其他兩位工作隊同志問：

「我這個反霸小組主席怎麼當才行？」

工作隊同志給他講了大半天當反霸小組主席的方法，又叫他到富元碼頭去學學人家的經驗。

富元碼頭開鬥霸會那天，天剛黑，他就冒着微雨趕到會場了。大會主席黃德把他領到會場前列的一排椅子旁，讓他坐下了，親熱的問着他：天益碼頭準備得怎樣？於是，他津津有味地與對方談着，並與對方交換了一些情況。最後，黃德把自己當反霸小組主席的一些經驗告訴了他，並懇切地對他說：

「還是你們天益碼頭工作做得好，紮實！」

「那裏，那裏！」郭建笑嘻嘻的回答，覺得很開懷。想想從前碼頭上的搬運